

20世紀的20天



20 Tage im 20. Jahrhundert

1945 · 2 · 4 雅爾達

二次大戰與 兩極世界的形成

Jalta, 4. Februar. Februar
Der Zweite Weltkrieg und die Entstehung der bipolaren Welt

作者：Jost Dülffer (約斯特·迪斯特·迪)

譯者：譯者：

20 Tage im 20. Jahrhundert

1945·2·4 雅爾達

二次大戰與 兩極世界的形成

Jalta, 4. Februar 1945:
eg und die Entstehung der bipolaren Welt

“一個對於二十世紀歷史具有原創性的出版計劃”
——“法蘭克福大眾報”

時代，在這個世紀將終時，我們的確有駐足瞻顧的必要。
田翻譯「二十世紀的二十天」，的確是有意義的工作。”

——許倬雲（中央研究院院士）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如其世界大戰之名，戰場廣及歐、亞、非三大洲，戰爭期間，死傷人數以千萬計，是本世紀最重要的大事之一。在這場戰事即將步入尾聲的時候，如何重建戰後的世界秩序無疑是當時重要國際領袖所面臨的當務之急，而這也正是一九四五年召開雅爾達會議的目的。在這場會議裡，美、英、蘇三國的政治領袖試圖擺脫意識形態的差異，共同建設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然而，由於與會的三國彼此間對國際現實考量的嚴重歧異，不僅使得彼此合作的倡議未能實現，反倒造成了戰後兩極世界的形成與冷戰情勢的出現，成為二十世紀下半葉國際政治的主調。

ISBN 957-469-092-X



00280



9 789574 690923

RH9006 定價 280元

cité 城邦

麥田出版

20 世 紀 的 20 天

20 Tage im 20. Jahrhundert

Norbert Frei, Klaus-Dietmar Henke, Hans Woller主編

20 Tage im 20. Jahrhundert (20 volumes)

edit by Norbert Frei, Klaus-Dietmar Henke and Hans Woller

© 1997, resp. 1998, resp. 1999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Munich/Germany

© for Chinese edition: 2000. Rye Field Publication,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二十世紀的二十天 6

二次大戰與兩極世界的形成：1945年2月4日，雅爾達

Der Zweite Weltkrieg und die Entstehung der bipolaren Welt:

Jalta, 4. Februar 1945

作者：約斯特·迪爾弗耳 (Jost Dülffer)

譯者：朱章才

責任編輯：蘇德浩、鄧立言

發行人：陳雨航

出版：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251 號 6 樓

電話：(02)2351-7776 傳真：(02)2351-6320

發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

電話：(02)2396-5698 傳真：(02)2357-0954

郵撥帳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www.cite.com.tw 電子郵件：service@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 4F，504 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 3833 傳真：603-9056 2833

E-Mail: citekl@cite.com.tw

印刷：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00年7月24日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957-469-092-X

售價：280 元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二次大戰與兩極世界的形成：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
雅爾達

Jost Dülffer 著；朱章才譯——

初版。——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2000〔民89〕

面；公分。——（二十世紀的二十天；6）

譯自：Jalta, 4. Februar 1945: Der Zweite Weltkrieg und
die Entstehung der bipolaren Welt

ISBN 957-469-092-X（平裝）

1.第二次世次大戰（1939-1945） 2.國際政治

3.歐洲—歷史—1945

740.275

89009866

作者簡介

約斯特·迪爾弗耳 (Jost Dülffer)

生於一九四三年，一九七二年於德國弗賴堡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一九七九年在科隆通過了大學任教資格考試。自一九八二年起在那裡任教，教授近現代史課程。

其主要著作有：《威瑪，希特勒與海軍：帝國的政策與艦隊建設，一九二〇——一九三九年》（一九七三年）與《作為皇帝帝國的德國，一八七一——一九一八年》（一九八七年）。

序 言

許倬雲

二十世紀內，人類社會產生的變化，甚於前面任何一個時期，其變化速度與幅度，可說史無前例。在二十世紀人類社會顯著走入全球化，每一個地區出現的事物，都會對其他地區有所衝擊。中國人習慣於活在中國人的世界；即使今天住在台灣的人，經常出國，外來的文化進入台灣，勢如排山倒海，我們對世界別處的歷史，其實還只有模糊的印象。麥田的這一套新書，挑選二十個有特定意義的日子作為中心，敘述一百年來的發展趨勢，對於我們瞭解二十世紀的世界，實在大有幫助。

在二十世紀，幾個龐大的帝國覆亡了，君主制度事實上也消失了。奧匈帝國解組，俄羅斯帝國為共產革命顛覆，奧土曼帝國瓦解為分裂的回教世界。中國的最後一個皇朝，為辛亥革命推翻，亘兩千餘年的帝制，從此結束。中國在這一百年來，經歷了三次革命，其中還未包括夭折的「太平天國」革命。在國民黨統治的時代，中國建立了現代國家的體制；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大陸，中國發展了動員全國的能力；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民主政治邁出了第一步。在這一百年來，上一個世紀發軔的民主化浪潮，一波又一波，波濤洶湧，捲入世界各處。固然不少地方的民主制度還是缺乏實質，至少也已有了形式。台灣的民主猶在初階

，中國大陸的民主更尚未起步。二十一世紀，將見證世界普遍的民主化，中國人必不能自外於這一歷史的趨勢。

十九世紀時，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活動到達最高峰，亞洲、非洲，與太平洋地區，幾乎都淪為列強的殖民地。二十世紀內，列強爭奪世界資源與市場，引起兩次大戰，全球人民都直接間接捲入戰爭，而第二次大戰的衝突較之第一次大戰，其波及範圍與影響，更為廣闊激烈。第一次大戰的戰場，主要在歐洲大陸；第二次大戰中，舊大陸及三大洋，都是戰場，而新大陸的人力與資源，也全數投入戰爭。二十世紀後半期，帝國主義列強與日本人建立的殖民地，紛紛自主，結束了兩百年來東方與西方侵略擴張與造成的奴役。然而，殖民地的獨立，並不意味當地人民從此得到自由解放。各地內在的族群間與階級間的種種矛盾，導致最近半個世紀，後殖民時代國際關係重新洗牌。原來被奴役人群也有內部重整。凡此衝突，方興未艾，澄清之世，還相當遙遠。中國於第二次大戰後，擺脫了百餘年來「次殖民地」的困境，台灣也由日本帝國主義的桎梏解放，但是國共內戰與兩岸對峙，正反映上述調整與重組的形勢。

在經濟方面，二十世紀內，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面對社會主義理想的挑戰，不斷有所修正。終於，在資本主義的西歐與美國，勞資關係調整為共存而不是對立。藉大量生產、薄利多銷的策略，產品普及，工人收入增加，地位也得到提升。大多數國家也都一步步確立了社會

福利制度。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利潤，經由國家公權力的支配及社會各部門的協調，為大部分的社會成員所共享。中產階級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成員。同時，社會主義的理想，在蘇聯與中國的共產專政下，不但不能落實，反而出現了國家機器奴役人民的效應，以致這兩個國家都不得不揚棄共產主義，回歸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經濟本以國家為主體，在國際市場競爭。然而第二次大戰以後，國家經濟體卻走向國際化、多國企業與跨國分工，逐漸將全世界的各個經濟體編織為一個龐大的網絡。經濟全球化的後果，削弱了國家主權的意識，加強了區域合作與國際互依的需求。正因有了國際化的經濟網絡，歐洲列國才一步一步由民族主權國家，不斷提升其互相依存的關係，最後發展為歐盟的組合。

在科學方面，二十世紀的物理學走出了牛頓力學的宇宙觀，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與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開啓了另一境界的宇宙觀。從這一新的物理學基礎，竟也發展了極大毀滅性的熱核子武器。然而，這一終極武器的存在，卻又嚇阻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人類的命運，竟走出如此弔詭的軌跡！這一物理學，也讓人類的足跡踏上月球，使人類第一次躍離地球的大氣層。數十年前，綠色革命雖然提高了農業生產，可是使用化學殺蟲劑與化肥也導致生態失衡的嚴重後果。同樣的，人類大量使用各種化學產品，提供無數人類價廉物美的消費品，普遍提高人類日常生活的品質；然而，化學物品大量轉為不易清理的垃圾，既是資源的浪費，也污染了生態環境。人類無節制的燃燒木材、煤礦，以及石化原料，既使有限資源

越用越少，也污染了人類自己的生活空間。最後，人類在生物基因方面的研究，進入了生命奧祕的禁地。將來，這一新開的智識領域，當有更多的發現。我們從魔盒中釋放的新事物，究竟是天使？抑是妖魔？我們還不能預測！

二十世紀內，人類交換信息的能力，有飛躍的進展。人類發明文字已有數千年；有了文字，人類信息的傳遞，能夠超越空間與時間的限制。進一步，人類發明了印刷術，於是信息傳遞有了「量」的擴張。二十世紀內，由電話、電影、電視，將信息傳遞的速度、品質、真實性，及廣泛性，都逐步提升。但是，電腦的出現，帶來了史無前例的資訊革命，這一革命還在進行中！以目前的影響來說，資訊革命對於人類知識的累積與傳遞，滋生與管理，都已有巨大的衝擊。在可見的未來，人工智能學的發展，將使人類的智能，不再有生理的限制。那時，人類究竟離上帝更近一步？抑是離撒旦更近一步？我們也不易預測。

上一個世紀，各地的人類各自繼承了自己的文化傳統。幾個主要文化圈，彼此雖有接觸，也曾有過文化的交流，終究有各自的地盤。各地的人類社會都有其價值觀念，社會成員都遵循一定的行為規範。二十世紀內，各地人民接觸頻繁，信息傳遞迅速，無遠弗屆。文化圈的邊緣不再固定。尤其是各地的大都市，均呈現文化多元的現象。幾個主要文化系統的價值觀念必須同時並存，各地人民也因此多元的文化環境，有了對比與抉擇，也有了無所適從的困惑。二十世紀後半期，所謂「後現代」的思潮，事實上是對於過去單一文化獨佔的省思

。所謂「解構」，應是重新再建設的起步工作。這一努力，是由單一走向多元，由獨尊走向共存，由下面翻動上層，……最後人類建構為一個多元而自由的共同文化系統。然而，這一工作能否成功，仍有待我們的共同努力。人類能不能重建積極的普世文化，還是走向消極虛無？或走向庸俗空洞？我們也無法預測。

二十世紀是一個變化迅速的時代，在這個世紀將終時，我們的確有駐足瞻顧的必要。在中國，民族主義是巨大能量的泉源，也對心智自由有所限制。在台灣，追逐官感快樂已呈現生活的庸俗化，而建構本地主體性的努力，也不無可能成為自囿的盲點，遮蔽了廣闊的視野。此時此地，麥田翻譯「二十世紀的二十天」，的確是有意義的工作。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序於南港

在八十一年前，這一個日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終戰日，曾為許多國家訂為和平日，以為世界從此不再有戰爭！然而，六十八年前的九月十八日，又一次全球性的大屠殺，竟在中國揭開了序幕。五十四年前的八月六日，原子彈的蕞狀雲在廣島升起，其毀滅性卻從此嚇阻了另一次世界大戰。

目錄

序言

v i i

雅爾達，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

1

第一章 凡爾賽和約和世界新秩序的失敗

3 5

第二章 從慕尼黑到巴黎

5 7

第三章 史達林格勒：從想像的勝利到明顯的失敗

7 9

第四章 東亞戰爭及其對歐洲的影響

1 0 7

第五章 從史達林格勒到波茨坦

131

第六章 第一批原子彈與亞洲冷戰的開端

165

第七章 歐洲冷戰的展開

193

第八章 「馬歇爾計畫」與冷戰的夥伴德國

219

第九章 兩極的軍事化：從核脅威到韓戰

245

結論

261

譯名對照表

267

二十世紀的二十天 6

1945 · 2 · 4 雅爾達

二次大戰與 兩極世界的形成

Jalta, 4. Februar 1945:
Der Zweite Weltkrieg und die Entstehung der bipolaren Welt

作者：Jost Dülffer (約斯特·迪爾弗耳)
譯者：朱章才

一九四四至四五年的冬季，沒有人能準確地預言歐洲和東亞的戰爭還要持續多久。因此，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的克里米亞第一次高峰會議上，只能先討論軍事問題，然後才能論及戰後秩序的政治問題。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馬歇爾向「三巨頭」羅斯福、邱吉爾和史達林報告：英美聯軍總司令艾森豪已在上星期將其力量重整並投入了進一步的攻勢。艾森豪在考慮，美軍在取得了阿登之役勝利之後，是否應該向波昂方向挺進。由於德軍的頑強抵抗，他決定將部隊繼續調往北部；與此同時，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則打算朝杜塞爾多夫方向推進。在奪得安特衛普之後，後勤補給問題基本上獲得解決。聯軍希望能從三月一日起東渡萊茵河。蘇聯方面，安東諾夫將軍提供了戰況報告：「二月一日以前，也就是說，在十八天內，蘇聯軍隊已經沿主攻方向挺進了五百公里……蘇聯軍隊已經到達法蘭克福北部的庫斯特寧地區的奧得河一線及其南部地區，並且佔領了西利西亞工業區。聯結東普魯士與德國中部最重要的公路，已經被切斷了。這樣一來，不僅是庫爾蘭，連東普魯士的敵軍部隊都被孤立了。德國幾個集團軍現正遭到包圍和殲滅。」安東諾夫認為德國很可能死守柏林，因此需要英美軍隊發動進攻，以減輕東線的壓力。毫無疑問的，爭奪萊茵河的最後戰鬥即將展開；所以此刻不僅要協調歐洲戰場的最後作戰，而且也是考慮戰後時期的關鍵時刻了。當時的會談存在著這樣的難題：各方的軍事推進造成了一些既成事實，這些既成事

實很難成爲談判的議題，但又不可能將它一筆勾消。

早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一日，「三巨頭」就在德黑蘭會晤過一次。然而，當時蘇聯紅軍剛好重新奪回了基輔，西方盟國卻還沒有能力在歐洲開闢一九四二年商定好的「第二戰場」，縱使西方盟國的雄師已經席捲了義大利南部。西方盟國在對軸心國的戰績比不上蘇聯紅軍，使得英美的談判地位在一九四三年秋天受到了削弱，於是他們就只能去進行無約束力的會談。如果說德黑蘭會議在華盛頓和倫敦眼裡來得太早，那麼克里米亞會議卻又舉行得太晚了，因爲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英美作好了充分的準備而大膽地展開了諾曼第登陸。他們很清楚地知道，拖了幾年他們只進行過這次嘗試。六個星期之後，登陸取得了完全成功，法國逐步獲得了解放，而這正是與盟友進行談判的軍事上最佳時刻。因此，羅斯福建議於九月中旬在蘇格蘭北部，即在華盛頓與莫斯科的中間，舉行會晤。然而，史達林要人轉告羅斯福，他因爲指揮作戰而不能離開自己的國家。他還對美國特使口述了不能赴會的健康因素。接著美英兩國又考慮在地中海地區舉行會晤，那裡氣候的確比較舒適，時間訂在一九四四年秋天。史達林反對，他說，醫生嚴禁他改變氣候環境（這樣對健康有害）。因此，羅斯福原想藉著高峯會談爲他的連任（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五日）提供助力，也就沒有取得任何結果。

相反地，邱吉爾卻於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到十七日到莫斯科去（不完全根據羅斯福的想法），他很清楚自己是這三個大國中最弱的一方。然而，美國駐莫斯科的大使哈里曼告誡美國總統，千萬不要接受邱吉爾充當他與史達林之間的調解人。這樣一來，哈里曼就作為「第三者」在莫斯科與史達林和邱吉爾會晤。史達林本來以為「這個英國人在與羅斯福進行了最近的魁北克會晤之後，會為美國人說話」，結果得知邱吉爾僅是爲了英國的利益而進行會談時，顯得十分驚訝。邱吉爾是按照十九世紀司空見慣的帝國實力政策方式在行事的。邱吉爾不談「自決」或者「民主」，就建議史達林在一張隨隨便便的紙條上，把巴爾幹國家瓜分爲利益範圍。在進行了幾次後續會談之後，蘇聯的這個獨裁者同意了，並且認爲邱吉爾應該要保留紀錄：蘇聯在羅馬尼亞的影響力佔百分之九十，在保加利亞佔百分之七十五，其餘的就是西方影響力所佔的百分比。反過來，在希臘，西方的影響力佔百分之九十；在南斯拉夫，西方和蘇聯的影響力相同。原來確立雙方對匈牙利的影響力對等，但是後來外交部長們又將「持平」改爲蘇聯的佔百分之七十五。種種跡象表明，邱吉爾在關鍵性的波蘭問題上，也同樣在力爭實現「五十比五十」的比例，這點卻沒有得到實現。談判雙方都對與會的代表施加壓力。

這樣的協議在形式上當然是毫無約束力，可是在政治上卻是有效的。這類重大協